

# 玫瑰马仔

司马紫烟武侠专辑

上



台灣皇佳出版社授權・侵權必究

# 玫瑰馬仔

上

司馬紫烟武俠專輯 ⑮  
民出版社

\*\*\*\*\*

\*\*\*\*\*

**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**

**责任编辑:赵 亮**

**封面设计:王 力**

**玫瑰马仔 (司马紫烟) 著**

\*\*\*\*\*

**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编:1334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4 印张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\*\*\*\*\*

ISBN7-80599-473-0/I·126 定价:29.80 元

——有情有义有爱，永远也不会成为天下第一人。只有无情无义无爱，整个象一把无情的利刃，才能战胜一切，所向无敌。

刀中含情，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，英雄都要变成废人。

情剑合一，集天下大成，虽无天下第一，试问天下谁与争锋？

司马紫烟

1997 年于香港

## 内容提要

常胜堡的少爷柳德筷（溜得快），虽傻得滑稽，却深谙美色之妙，识武不成，偏又好打抱不平，因此总是弄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

谁知，天遭横祸，堡毁父死，只得流浪天涯，幸遇刁蛮女，一路上双戏风尘；下泉州，身陷地洞，思春女霸王硬上弓；探海宝，几葬鱼腹，浪荡妇失身相救。好在傻人傻福，傻人傻招，一招“直通快车”惹得众美女瞎忙；长明岛，碧海葬情花，竟得绝世神功，又再获巨宝而归。

柳德筷一番折腾，搞尽了窥浴、偷情、赖皮等“把戏”，哪料他巧得灵药，治愈傻症，被刁蛮女独占其身。

其时，他为报父仇，与刁蛮女双宿双飞，在丐帮等九大门派的协助下，全歼仇敌；尔后，潜心独创“傻得流油”之歪术，竟令全武林人士叹为观止，一致推他为盟主，直喜得他左抱美妻右抱妾，高唱“傻福进行曲”……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色 阵 .....  | (1)   |
| 第二章 | 天降帮主 ..... | (28)  |
| 第三章 | 多情遗恨 ..... | (49)  |
| 第四章 | 狐狗相争 ..... | (70)  |
| 第五章 | 疯女情恨 ..... | (96)  |
| 第六章 | 别有邪念 ..... | (115) |
| 第七章 | 双管齐下 ..... | (140) |
| 第八章 | 香香一杆 ..... | (165) |
| 第九章 | 傻子艳福 ..... | (188) |
| 第十章 | 以身相许 ..... | (207) |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亡命鬼 .....  | (235) |
| 第十二章 | 怒海情劫 ..... | (254) |
| 第十三章 | 稳赚不赔 ..... | (275) |
| 第十四章 | 梦里逍遥 ..... | (298) |
| 第十五章 | 无语望天 ..... | (320) |
| 第十六章 | 望仙骄女 ..... | (350) |
| 第十七章 | 笑混赌恨 ..... | (369) |
| 第十八章 | 天夫仙岛 ..... | (391) |
| 第十九章 | 兽皮裸女 ..... | (417) |
| 第二十章 | 蛮女逼婚 ..... | (439) |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泄欲之怪招 ..... | (471) |
| 第二十二章 | 裸 情 .....   | (485) |
| 第二十三章 | 霸女现淫威 ..... | (508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邪魔为情痴 ..... | (534) |
| 第二十五章 | 淫女戏风尘 ..... | (556) |
| 第二十六章 | 降龙伏凤 .....  | (578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偷情客 .....   | (607) |
| 第二十八章 | 窥 淫 .....   | (632) |
| 第二十九章 | 终是有情 .....  | (658) |
| 第三十章  | 早离伤心地 ..... | (678) |

## 第一章 色 阵

客来居。

生意一向很好。

突然，只见一人用双手在地上撑着走了进来。

众人大笑。

“小狗子，怎么啦？”

小狗子笑道：“我女人说如果我再进客来居就砍断我的双脚，所以我只好用手啦！”

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笑声未停，只见小狗子一阵大叫：“我的腿……！”

他的腿不知怎么竟然断了。

众人哪敢再笑，做声不得。

“唉，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。”

只见一病郎中叹了一口气走了过来替小狗子止住了穴道。

蓦地。

一声冷笑传来：“万医生，休得动他，帮主有令，让他到常胜堡一趟。”

“哼！”万医生冷言一哼。

他背着破烂的药袋往外便走。

“如果不识相一点，取你女人与孩子之命！”

万医生的心顿时一沉。

“容我回家一趟。”

暗中那人道：“不得耍溜，如果不信，他就是下场！”

万医生摇头叹息一声，返家。

回家向夫人作了个详细汇报，夫人一听也是满脸泪痕，但也别无他途。

万医生交待几句，转身便走。

因为，他要救自己的女人与孩子。

所以，他走得飞快。

朝着暗中那人所指的方向而走去。

神医走后，夫人病倒榻前，她的女儿珍珠却是一筹莫展。

“走开，二呆。”

手捧汤药的珍珠，正设法闪避二呆的阻挡。

“珠儿，珠儿，你好久不同我玩，快嘛！后园好多蚰蚰儿，我们去捉来给娘治病。”

提起“蚰蚰儿”珍珠黯然神伤，自神医一走，万夫人长病不起，珍珠亲侍汤药，忙进忙出。

浑圆的身材变长变瘦，眉宇间的稚气，也叫轻愁占据。另一种风采，在万珍珠身上渐渐滋生。

“嘘！”抓着二呆的腕脉，步出松月居。

珍珠和悦道：

“二呆乖，娘生病了，怕吵，你去找银杏他们玩。珠儿必须陪着娘，不然，娘醒来，找不到珠儿会生气噢。乖！”

本欲哭泣的二呆，经珍珠三哄四哄，又如孩子般傻傻地笑，不停重复道：“二呆乖，找银杏，珠儿陪娘。”

目送二呆，珍珠拭去眼角清泪，返回松月居。

红木床上，万夫人含含混混，有一搭没一搭，说着梦呓，她睡得极不安稳。

睡梦中，万夫人时而笑，时而轻叹！依旧书所示，其病在心，常听人道：“心病须要心药医。”

这心药何处求，珍珠百思不得。

平地一声雷，响彻云霄，珍珠冷不防吓出身汗，哗啦哗啦的雷雨，将窗外的花朵儿打得七零八落。

迎窗桌面上，万夫人的墨迹也教雨水无情肆虐，走了模样。

正关窗的珍珠，忽闻：“珠儿，珠儿。”

让雷鸣惊醒的万夫人，对镜理云鬓。

珍珠见状喜极而泣，投入母亲怀抱。

神情气虚的万夫人慈爱道：“苦了你啦！可有你爹的消息？”

珍珠心虚，顾左右而言他，道：“娘，二呆知您生病，最近乖的跟坐骑似的，对我言听计从，这会儿若见您大好，呵呵的傻笑，只怕没完没了，我现在去找他来给娘请安。”

好不容易思索出脱身计，珍珠忙不迭夺门而出。

片刻，邻着二呆至松月居，不见万夫人。顺着泥泞的脚印，寻到药园：“娘，当心着凉！”

二呆模仿珍珠口气，亦道一遍：“娘，当心着凉！”

大病方愈的万夫人，苦笑道：“呆儿，瞧你瘦的。”

二呆像是木人儿，任由万夫人抚摸自己，没有表情。

“二呆扶娘回房。”珍珠支使着二呆。

二呆果然挽着万夫人嚷道：“娘回房，娘回房。”

进房坐定，万夫人示意珍珠近前，道：“可还记得娘说的故事？”

二呆拍手欢呼：“娘要讲故事，娘要讲故事！”

珍珠恼道：“二呆出去，娘需要休息，出去！”

二呆抓着湖绿床帐，缩成虾米状，怔怔出神。

万夫人不忍道：“二呆乖，夜里你来松月居，娘讲故事给你听，现在娘有功课交代珠儿，你到外边去玩。”

万夫人打开沉默：“珠儿，你爹是不会回来了。”

乍闻言，珍珠将信将疑，道：“娘，休胡思乱想。待您身子骨硬朗，我们同去寻爹。”

万夫人回忆道：“常胜堡的柳玉龙定是玉龙哥，没想到他尚在人间！不知明哥是否安然无恙？”

绝顶聪明的珍珠，寻思片刻，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娘的闺名可是浮云？”

那日，万神医游历钱塘潮汐，适时发现生死边缘、垂危的美貌佳人，伸出援手。

“你爹耗尽五年光阴，带着我这半死之人，访遍千山万水，试过无数药草，才让我再世为人。他待我恩深义重，换来的报偿，却是生死不明……”

言未尽，万夫人泣不成声！

珍珠不甚明了，追根究底：“娘您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于是万夫人把常胜等来访，万神医受邀赴常胜堡，以及心底多日来的揣测不安，一股脑儿的说出。

“玉龙哥对我用情至深，你爹此去凶多吉少。”

获悉真象，珍珠心如刀割：“常胜堡位在何处，我即刻去寻爹。”

万夫人无奈道：“事出仓促，当日未及问你爹，我也不知常胜堡何在？”

“或许婆婆知道？”万夫人愁肠百转，道：“我三人皆由独孤婆婆一手带大，犹如亲娘，玉龙哥理应会告诉她。”

遂至龙凤绣枕下，拿出玉镯一对。

“你到扬州向家庄，将玉镯交予婆婆，她自会设法协助你。”随后万夫人自责道：“我是鬼迷心窍，才由你爹去常胜堡涉险。珠儿，娘对不起你们。”

从此，万念俱灰的浮云，不言不语，兀自伴着青灯古佛，进入另一个世界，找寻平静。

珍珠感慨万端，悄然隐退。



常胜四杰和万神医，马不停蹄，五日后，一个黄昏，来至龙潭山下，四兄弟风霜的脸上，露出鲜有的笑容。

又奔一里，神气的“常胜坡”巨严，象征常胜堡的气派，正向来人展示威风。

两个时辰前，十六飞狐已将常胜四杰回堡的消息内传。

书写着“常胜坡”的巨坡旁，有青苔布满的石桌，齐备美味酒菜。酒杯不多不少，正巧五只。

常战率先下马，饮尽杯中酒道：“大哥，我们的堡主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已经设宴款待我们哩。”

言毕，举杯向天，道：“堡主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”

遂抓起水晶酒壶，迳自先行。

他的三位兄长，徒然摇头叹息。

常胜干杯道：“堡主特赐精酿美酒，欢迎我们，我借花献佛，敬万神医，干！”

万神医一方面为龙潭山的风貌吸引，一方面欲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常胜堡主的庐山真面目，登时先干为敬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

常捷佩服神医的豪爽，道：“神医有眼光，此酒乃本堡自酿，由天池水和血水，加入西域水果，制成的‘碧血青’，味道香醇，后劲颇强，饮后令人飘飘如仙，神清气爽。”

行片刻，果然感觉身轻似燕，精神爽快，万神医扯开衣襟，更觉舒畅。

常征滔滔不绝，介绍龙潭山风光，直到“问诊亭”前，有人拦马道：“堡主有令，所有贵客歇在绿园。”

三人齐道：“万神医，我等告辞。”

这一告辞，常氏四杰就此失踪。

神医日日同群医对弈、垂钓、教学相长、享受美女舞姿曼妙，不知不觉，此等天上人间，帝王家的日子，过了半个月。

一日，巧遇常征，拦路问道：“常兄弟，我来此甚久，一直未见贵堡主，是否有幸……”

常征面色凝重，道：“堡主闭关炼丹，连我四兄弟回来至今，均无缘拜见，万神医稍安勿躁。”

万神医暗忖：“看来这堡主傲得很，管他何方神圣，仙乡终非故乡。”

思忖半晌，万神医终耐不住思乡病苦，言道：“贵堡主既无暇，小老儿叨扰良久，合该告辞。”

岂知“告辞”出口，常征立即反目：“非经堡主许可，任何人不可。”

得离堡，否则格杀无赦。”

万神医恼道：“我非堡中人，你能奈我何。”

毅然决然，神医矢志离去。

常征凌空一跃，阻挡神医道：“神医三思。”

“二哥，要杀便杀，和他罗嗦什么？”

常战对神医嫌隙早种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岂能错失？

“接招！”常战举剑劈向神医。

万神医有备无患，镇定自若，十只银针蓄锐待发。

不知常战在左近，无端挑起一场祸事，常征暗暗叫苦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双剑相碰，金光闪耀，清脆悦耳！常征急道：“大哥就要回来，不可胡来！”

常胜不在堡中，正是常战放手一搏，报仇的良机。何况少了万老头，药园中娇滴滴的小娘岂不顺理成章的接收。念头一歪，奋使全力，偏偏常征从中做梗，取万神医的项上人头恐怕不容易。

两人各有所长，旗鼓相当，难分瑜亮。

万神医冷眼旁观：“天助我也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狼山路径，私下探过多回，穿越风亭、玉莲池、雨花轩，常胜坡近在咫尺。

万神医挥汗暗喜：“珠儿，爹回来看你罗！”

高松夹道的常胜坡冷冷清清，无人看守，万神医大疑：“那日未入堡，水酒已经备妥相迎。今朝因何后无追卒，前无伏兵拦道？”

愈行愈不安，提高警觉，放慢脚步。

常捷赫然自“常胜坡”的巨严后走出，道：“万神医，不告而

别·谅必是我们招待不周？”

常胜四杰，常捷与神医最投契，他没有常胜的奸滑，比常征有个性，不似常战那般凶残毛躁。

神医拱手道：“多谢盛情款待，来此甚久，挂念家小，故不告而别，尚望见容。”

常捷未携兵刃，显然并无歹意，他道：“这不难，堡主已命大哥下山，接神医家眷，不日既能一家团圆。”

万神医大惊失色，道：“贵堡主的好意心领，我现在归心似箭。”

万神医又自忖功夫不敌，恐迟延归期家小受累，便向常捷求情。

常捷无能为力道：“神医啊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瞧左右高松之端，有堡主亲信十六飞狐，你我的举动全在人监视之下，妄动不得。”

万神医竖耳倾听，抬头仰望，苍松荫间果然有伏兵。由于他们衣同树色，不精细者，容易疏忽。

万神医颓然道：“你们到底有何用意？欲留我到几时？”

急怒攻心，一时间冷汗直冒，头晕目眩，不醒人事。

清醒之后，神医目所及处，一片陌生，于是他阻在门旁，不让常捷离去。

“为何将我安排在此？”

常捷歉然道：“堡主有令，带你来此。”

“堡主，堡主，你们的堡主究竟有何通天本事，冥冥之中操纵一切？他到底是人是鬼？你为什么甘愿受一名只会偷偷摸摸藏在暗处的人指挥？”

常捷默不作声。

他对堡主的作为，亦不甚明了，甚至对柳玉龙不以庐山真面目示人，颇有微词。但是，他深深明白，他的开始在常胜堡，结束也应该在此。对常胜堡忠心，是常氏兄弟之父常无敌临终遗言。

沉思一番，眼前的一切行为，不需要多费唇舌，一招“扬波手”出其不意，掠过万神医天池、曲泉穴，扬长而去。

半柱香后，神医穴道自解，全身酸麻不堪，试图站立，总觉得腾云驾雾，神思飘飘，四肢不听使唤。

入堡以来，神医历经多次三思，自忖武功在常胜四杰之下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他四人身手不凡，料定，堡主柳玉龙必非池中物。

近来万神医让身心衰老的打击，弄得心力交瘁，思及今朝错失良机，夫妻重聚，骨肉团圆，遥遥无期；愈发没精打采，长吁短叹不已。

“万神医，人生苦短，何苦吁叹岁月呢？且瞧瞧我为你预备的房间，包君满意。”

“谁？”

医庐仅两间居室，吃力的爬行在地，搜索一圈，并无旁人，神医遂大声问道。

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时候到了你自然便知，现在天气炎热，你大概渴了，先喝些茶水吧。”

照理说深山中，空气清晰，凉爽无比，万神医却热的浑身是汗，口干舌燥，于是依言，喝了事先搁在案头的茶。

居然还是武夷山的茶，正合口味，瞬间一壶饮尽，身心舒畅，暑气顿消。